

电视信仰

贾梦霞对话中国电视人●张越●杨澜●梁冬●李静●戴军●汪涵
●陈虬●王志●李伦●孟非●李响●张丹丹●潘礼平●姜秋镛



于丹作序推荐

贾梦霞◎著

翻遍了这部书稿，脑子里浮现出来我熟悉的那一张张面孔，而在字里行间，梦霞一句句的追问逐渐拨开了一些深层的意识，缘着那些问题一路探询而下，隐约可以听见灵断吱吱嘎嘎的声音，像久不挪动的家具要清扫一下的时候，就带出了那种凝铸了历史寂静。这本书的选题很时髦，但是它的内核里有一种苦涩的诗意，有一种苍凉空旷的回忆因为她要的不是描述中国电视界几个耀眼面孔的现状，她要的是追问这些面孔背后灵成因。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影视学博士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

电视信仰

贾梦霞◎著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电视信仰 / 贾梦霞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5354-3585-9

I. 电...

II. 贾...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8081号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责任编辑: 陈曦

特约策划: 万语文化

特约编辑: 金浩

版式设计: 姚荣

封面设计: 陈殿钊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01

传真: 027-87679300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100028

印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本: 640×960毫米 1/16

印张: 21

版次: 2007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50千字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追问灵魂的成因

于丹

第一次听说贾梦霞这个名字，是我的朋友孟非从南京给我打电话。那一阵子民生新闻火得不行，南京零距离成了各地电视台竞相克隆的样本，孟非的光头成了选主持人的标准。到底有过多少写孟非的报道，我估计他自己也不清楚，而且以他那种桀骜不逊、我行我素的性格，对报道他评价他的文章也着实不大上心。大出我意料的是孟非专门给了我一个电话说：“有个女孩子采访了我，居然写得很是与众不同，是所有写我的文章中最挖出了些东西的一篇，你帮我看看吧。”这个女孩子就是贾梦霞。

她写孟非的那篇文章，标题叫做《我只有一种姿态》，这句话显得笃定坚持毫不含糊，有点倔，有点愣，不打折扣地印证出孟非渗透骨髓的那种民生立场，一看就像孟非说出来的话。

往下翻翻她的书稿，发现几乎每个标题都像是用飞镖啪地一下钉在墙上那样，直指魂魄，不容置疑。可巧梦霞采访的这些电视人，一大半是我相熟的朋友，所以一看标题就跳出个念头：嗯，就是他了！

张越，是电视圈里公认最会讲故事、最好玩的一个人，她一笑的那片粲然，哗地一下就笼罩了周围所有人。可是，梦霞在采访后记里说：“当她坐下来开始说话，她身上春天的亮色就逐渐朦胧，坐在我面前的张越有着无法解脱无法言喻的忧伤。”

她问张越：“你的采访对象对你的世界观会有影响吗？更灰色

还是更明朗？更悲观还是更乐观？”张越回答道：“我觉得是这样，在我以前还没有接触这一切的时候，我是一个伪乐观主义者，就是我们从小被赋予一种教育说生活是美好的，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明天会更好……那个时候我还写过文章，我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我宁愿相信明天会更好，但我后来不相信了，我认为这是瞎说的，我被骗了，生活不是这样的。我特别特别悲伤。我从一个乐观主义者变成一个悲观主义者，然后我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也包括这几年来我接触周围的人和我阅读的过程中，我才从这个悲伤和绝望的人生中再找到力量……人生的本质也许就是这么孤独和痛苦。因为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但是，既然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既然你活着，为什么？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找寻希望，找寻温暖，找寻力量，就是你活在此生的过程。我们干吗呢？我们每个人都干吗呢？我们不就是在寻找安全、寻找力量、寻找温暖吗？在人和人相互交错的过程中。”

最后，梦霞给张越锁定的标题是“悲观主义的花朵”，一个优美忧伤而且悠扬的意象。

我的另一个朋友李静，自己撑着那么大一家公司，主持着那么多档节目，可还是永远像个大仙儿一样。我见她面，没怎么听她说过节目和公司的事，反而听见的全是些吃喝玩乐和生完孩子减肥、全家人度假这一套，蓦地看见“我是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人”，哑然失笑，可不就是吗，对李静这样一个做大事的小女人来讲，完整的幸福比局部的成功重要。

梦霞曾问李静：“我来采访之前也问了很多，问他们对李静怎么看，他们都说看李静的节目是因为觉得李静的个性很可爱。

你觉得自己是什么个性呢？”李静说：“我觉得我性格挺好的，比较完整……就是心理比较完整，比较健康。”梦霞再问：“大家印象中娱乐节目主持人个性应该会比较夸张、比较张扬，但是你其实又特沉静，特稳得住。这听起来好像挺矛盾的。”李静说：“人身上有很多角色，我原来可能只认可我女孩子的角色，后来你发现你还有更多角色。比如说你是制片人的角色，你就应该承担起责任，大家跟着你，信任你，你不能说今天我不想干了，我就关门。感性是你的一个活跃的因素，它让你去热爱生活；理性是告诉你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这更重要。其实，在主持节目当中也一样，需要理性和感性的平衡。”

翻遍了这部书稿，脑子里浮现出来我熟悉的那一张张面孔，而在字里行间，梦霞一句又一句的追问逐渐拨开了一些深层的意识，缘着那些问题一路探询而下，隐约可以听见灵魂片断吱吱嘎嘎的声音，像久不挪动的家具要清扫一下的时候，就带出了那种凝铸了历史的动静。这本书的选题很时髦，但是它的内核里有一种苦涩的诗意，有一种苍凉空旷的回响，因为她要的不是描述中国电视界几个耀眼面孔的现状，她要的是追问这些面孔背后灵魂的成因。

在采访王志的那篇文章《我问故我在》中，梦霞一开篇就写到了她在《面对面》的一段工作经历，她说：“即使只有我一个人独自坚持着一份不能够成功的事业，我还是相信它存在，相信理想存在，相信美好存在，相信纯粹存在，相信永远存在，相信永恒存在，相信情怀存在，并且属意用自己卑微的生命去证明它们的存在。”

我的耳畔响起一首英文歌，沉静而坚持地吟唱《I Believe》。

最后，我说一段我和梦霞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工作交往。

2006年11月底,《财富故事会》的编导贾梦霞约我做一个特别节目“我的财富观”,因为我太忙,梦霞和摄像一直等过了夜里十二点。

黑背景,单机,一盏灯柔柔地罩着我,很安静很单纯的一个形态,梦霞坐在我对面灯影里,也不大问什么,说:“你自己讲些关于财富观的故事吧。”我是个老师,我最大的精神财富当然和我的学生们相关,我就自己开了场,一路故事讲下来。还没有十分钟,我就看见梦霞孩子气的大眼睛水汪汪的了,接着脸上就横一道纵一道溪流如注,她一边定定地看着我,一边横七竖八地去擦眼泪,我忽然觉得心里软得不得了,软到声音断成一节一节的,终于NG。

我补妆的时候,梦霞一边给我递纸巾一边说:“姐姐,对不起,再开录我肯定不这样了!”开机,这次好像比十分钟长了些,对面的梦霞又是满脸亮晶晶了,于是我再一次NG……

这是我上过大大小小百余次节目中唯一一次让编导的眼泪给弄NG了的经历,这个很不“职业化”的小编导贾梦霞从此成为我的妹妹。

追问可以是坚硬的,但追问背后的情愫一定很柔软。在这一场追问成因的过程中,一个用了心的作者,分明看见自己的灵魂。

电视即人

袁 方

在不需要三个月就能编出N本畅销书的今天,有人花三年时间写了一本书,它的价值或许不一般。当梦霞跟我说她用了三年时间在做中国电视的访谈,而且至今还在找各路专家把关书稿质量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怀疑她是不是太过认真了?!

在过去的三年里,梦霞在工作之余深入采访了近二十位第一线的中国电视人,其中十四个人的访谈被收入这本书中,他们是陈虹、李响、潘礼平、李伦、姜秋镛、王志、杨澜、张越、张丹丹、李静、戴军、梁冬、汪涵。看着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听他们讲述自己的观点,我的思绪常常会不停地在中央台、地方台,国营电视、民营公司,二十年前、去年之类的参照系之间来回跳跃。书中的采访非常耐读,让我们看到一个个鲜活的电视“人”,同时也看到了二十年来中国电视人上下求索留下的斑斑血迹。作者评论央视新闻评论部的一句话“曾经他们渴望年老,现在他们真的老了”让人对中国电视陡生沧海桑田的唏嘘。对未来的电视史家来说,这本书应该会比较深刻地反思中国电视过去二十年的一部断代史。

在选秀旋风横扫电视荧屏的今天,一切有分量的公益话题似乎正在淡出电视人和观众的视线,而作者书中却偏偏避开了纯娱乐节目,反而把三位有代表性的新闻节目的掌门人陈虹、潘礼平和李响放在了全书很重的地位,透过三位拓荒者的思考来探索中国电视新闻的走向。我认为这种取舍体现了作者不一般的见识。可

以说,不管娱乐节目如何火爆,它们远不能代表电视发展的主流趋向。中国电视真正的大脑和灵魂还是在新闻类节目上。

我认为,在未来若干年内,娱乐、体育、公益将会成为电视荧屏上最抢眼的节目主题,而公益主题又是最为主流的节目取向。

在新闻类节目制片人中,作者采访了一位叫姜秋镛的女士。采访这个人同样显示出作者对中国电视不一般的见识。姜秋镛领导的团队携手希望工程,在2006年夏季发起了一个大型电视公益行动《希望工程圆梦行动》,筹资1.5亿元,资助了约四万名考取大学却无力支付学费的苦孩子,在被娱乐狂潮席卷的电视圈里,勇敢地树起了一面公益的旗帜。

我认为,中国电视媒体正在摆脱“收视率主义”的统治,重新回归对自身社会责任的重视,就是央视赵化勇台长所说的“绿色收视率”。电视与公益事业相结合而形成的电视“行动”,是电视媒体社会责任感的再度复活,与央视新闻评论部在十多年前的振臂疾呼精神相通。只不过当时是采取了批判性的立场,而今天的央视新闻中心是站在建设性的立场。

作者在书中有一个观点:什么样的人 would 做出什么样的电视,做电视就是做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和相处方式。

我深以为是。

读书看电视

李开复

贾梦霞女士邀我为她即将出版的新书写序，我欣然应允。

我是在央视主办的一期《财富故事会》节目中认识她的。那正是我因为加盟 Google 而吸引了众多媒体注意的时候。当时，因为有太多媒体要求采访，我实在无法挤出时间满足所有媒体的要求。但她却非常执著，而且十分善于“推销”她的节目。她用各种方法向我证明，她的节目是我必须要上的节目。从她的不懈努力和高超的“推销”技能中，我看得出，她是一位敬业的、有思想的电视制作人。

在节目录制过程中，我对她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都感到惊奇——老实说，这是我第一次在采访中“遭遇”如此之多的未曾预料到也未曾准备的问题。尽管如此，我还是尽我所能，把问题回答得到位和完满。类似的，她在录节目时还设计了许多奇特的拍摄方式，拍下了许多我一时弄不明白其真实用意的镜头。直到节目正式播出，我才明白她为什么如此煞费苦心：整个节目被剪辑和串联成了一条既有层次感和纪实性，又相当有趣，相当吸引人的叙事主线——“李开复打官司”。

很显然，她对电视观众的需求是如此地了解，并从一开始就精心地为他们打造一场精彩的故事秀。当然，除了娱乐的成分之外，她也非常巧妙地向观众传递了她想要传递的信息。不经意的观众也许只是这场娱乐晚宴的参与者，而有心人则可以从节目中悟出

不少意味深长的东西来。也许,新闻和传播的妙处也正在于此吧。

我同样为她作为节目制作人时职业的新闻精神所打动。在整个节目期间,她做了一个世界级记者所能做的一切——她坦诚,讲求实证,又非常善于交流;她在提问和讨论时总会顾及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可以在客观的新闻视角和丰富的心理感受之间取得完美的平衡;她熟稔的新闻技巧使得她可以轻易地把一个焦点新闻变成有趣的娱乐短片。

拥有了叙事和娱乐天赋,人文和道德关怀,以及追求完美的态度,作为一位出色的电视制作人,她用一本书来记录和解析她所钟爱的电视事业,这当然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且,正如我所料,像我这样一位电视制作的外行,也可以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这书在不经意间就让你和你平时在电视荧屏上看到的熟面孔那么地接近,近得可以感觉到对方的情绪波动,看到著名电视人的举手投足,乃至一嗔一笑。读这样的书不需要找到大块的时间,不需要事先调整自己的心情,工作之余,一杯茶或一次小憩的时间,书中的许多小故事和许多精彩的访谈片断就会从纸面上跳跃着跑到你的脑海里。一切都像信手拈来,一切又都那么意趣盎然。

电视人用电视人的手法采访电视人,电视人用电视人的视角剖析电视人。也许,有了更多诸如此类的互动和记录,新闻和电视工作中许多不为人注意的细节才会被陆续发掘出来;也许,就在这些细节里面,会隐藏着不少足以推动新闻和电视工作发展的真知灼见。

目录

张越：悲观主义的花朵 001

我们不要极端的情绪化、不要大哭大吵、不要煽情。我们的生活不缺那些很刺激的、很火爆的、很暴力的情绪，在当今中国的人生当中，这种东西太多了。它不好，它不健康，我不想在节目里面不断地暗示、刺激和渲染这种情绪。我希望人们平静一点，善意一点。

杨澜：风地里的树 045

中国电视产业的瓶颈和它本身 DNA 里出现的一些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当这些问题现在就好像齿轮一样全都卡在这儿的时候，凭你有什么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你都是很微小的东西，真正的问题是一个产业链的问题。

梁冬：玩的就是心跳 081

我们需要对娱乐重新做一个界定。比如说《艺术人生》，上来大家都哭得很难看，对消费者来说，那算不算是一个娱乐？再比如说，你去蹦极，算不算一个娱乐？但是你如果没有绑一根绳子往下跳，那叫自杀，你绑了一根绳子，你要给钱。为什么？中间的区别就在于你是否安全。

李静：我是一个结构比较完整的人 099

做主持人就是做自己，你生活中什么样个性就是什么样，你也很难掩饰。你生活中是有意思的人，上电视也有意思，生活中没意思的人，上电视也一定没意思。即使弄点意思那意思也是装出来的，开个玩笑也一点都不好玩。

戴军：娱乐是一碗心灵鸡汤 129

我觉得可能人在洗脚的时候是最放松的，他整个身体在放松的时候，他的心理也是放松的。我想我可能就是在精神上帮别人放松的一个按摩师。

汪涵：神的孩子都跳舞 155

西方极乐世界说地是柔软的沙子铺成的，脚踩上去极其绵软。树叶郁郁葱葱，风吹过的时候，树叶碰撞的声音就是佛的声音。其实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我们心里，它不远。所有的宗教到最后就是一个字，爱。

陈虬：别为自己的低级趣味制造借口 175

什么事都是一个多数跟少数的问題。大部分人都用手机，也还是有人拒绝；大部分人喜欢娱乐，也还是有人思想，只不过以前喜

欢思想的人的比例比现在高而已。那么这个比例将来会不会慢慢地又变回来呢？没准。

王志：我问故我在 195

任何提问都是一个问题，比如我心平气和地说：“你最近好吗？”这也是个问题，但是我从反面来说：“很多人说你最近不好，你为什么要说好呢？”这就是质疑，是质问的方式，是质疑的方式。

李伦：梦想照进现实 213

我觉得不只是做电视，做什么都需要梦想。尤其是在这么一个信仰缺失的年代。这可能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容易让人摇摆，容易让人放弃，容易让人悲观，容易让人沮丧。所以我经常说，我们要树立一个生活态度：就是希望大家在这儿是一伙相信梦想的人，是一伙虔诚生活的人。

孟非：我只有一种姿态 231

主持人必须赋予节目一个灵魂。灵魂是什么？是价值观，是新闻的原则、尺度，是属于这个栏目自己风格的新闻标准。对同一件事，你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标准、趣味、价值尺度？有没有属于你个人的某些特质？

李响：零距离是一种生活方式 255

我们强调我们的记者一定现场出镜，片尾的时候一定讲我是在哪儿哪儿报道的，当时有很多同行笑话我们，又不是在美国纽约，又不是在伊拉克，你还弄个北京东路四号。

张丹丹：畅游人心的鱼 267

在电视机里面给大家说新闻的这个姑娘，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也会生气拍桌子的人。她跟大家一样，会哭会闹会笑，会心情不好，也会胖。就这么一个人。然后她才是一个主持人。这个颠倒过来的顺序是中国电视很大的一个进步。

潘礼平：为人民服务 279

我们讲最生活化的语言，“做个有良心的人”就是最普通的语言，老百姓就喜欢这么讲，这也是我的世界观。我强烈主张平等，帮助那些弱小的人，你可以锦上添花，但我喜欢雪中送炭。

《圆梦行动》：让我们死后能够上天堂 293

做完“圆梦行动”，觉得心里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温暖，觉得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就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节目，就有那么多人捐款来帮助那些孩子。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圆梦行动”后写

了一个评论，说善心在这个国家依然发出微弱的光芒。我说我不同意这句话。中国人并不缺乏善心，而是缺少唤醒。

附录：记录中国电视的一段历史

306

张越：悲观主义的花朵

“‘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的声音。除此之外，我还想证明，为了加入伟大的电视对话，美国文化机构正竞相学习电视的术语。换句话说，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转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的描述上个世纪已经成为美国电视的现实，现在它正在成为中国电视的现实。

从本质上来说，电视并不是在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是在把娱乐本身变成表现一切的形式，单纯从商业的角度考虑，电视当然不会主动背叛它的表现形式。所以，美国电视业的现实很容易理解，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要追逐利润，它必然要发掘电视这种媒介的商业价值，必然致力于满足人性追求娱乐和刺激的天性，这是商业的原则。

和美国完全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不同，中国电视是完全国有的，它在坚持导向原则的前提下，实行有限的商业运作。这本来可以为“严肃电视”保留一块没有压力的生存空间，但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事实是，由于无法理顺自身不同属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巨大的市场压力下，中国电视正变得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媚俗。这让有社会责任感的电视人感到痛苦，让更多的观众开始批评中国电视。

从国有媒体这一性质来说，中国电视对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